

这是下非常古怪的天气，据说是在黎明时降的，仿佛女巫南易的恶作剧。
高楼的上半楼全在迷雾里，下半楼则在杨灯里。二者之间的接合部分，因雾而又模糊。
使人产生怪异的联想。他走出办公室，发现电梯已经关闭。

他不得不从十七楼一步一步往下走。过道灯光充满了金属味。他感觉到自己仿佛是在沙漠里。
十四楼，他看见了两只巨大的黑猫，像一样站在花面前。

他刚站定，那两只猫又突然消失。他告诉自己，是不该过工作太紧张，产生了幻觉。
公司里总是有做不完的事，有些事情还没有做完，却好像早已排满队伍在排队。

作为公司财务部的技术部经理，他总觉得了无生趣。
只要一进办公室，就开始了的重复性的工作。

穿着那件大衣，他好像去见一个老朋友。

有他手书地写着其中一页。

到第九层，他只有九层。

他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，只有一种寂寞的灼热。

他对自己这种心理很吃惊，那两只巨大的黑猫在他面前站了五秒钟左右。

转眼又不见了。他不知道这两只猫从哪里来，据说他们消失的那一瞬间，世界上所有他应该尽快下楼。大楼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猫，而且它们都是黑的？到了楼梯大拐角。

他发现，电梯居然正常。他想了想，按了电梯按钮，指示灯马上亮了起来。他环视整个大厅，光线一片。

楼层值班管理室，一个管理员正在专心上网。他站在走廊里等了一会，光线一片。

管理室转过身来，却是黑猫的脸孔。他有些吃惊，说：“你自然有些不舒服。”

请，请问，管，管，管理室在哪里？他有些不知所措，脸色发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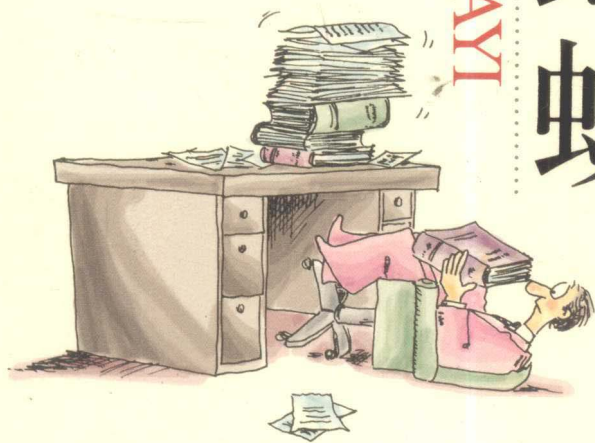
来到大街上，他才开始真正紧张。这种紧张感像火球，只下过是从九层往外走时，他推开家门时，最终还是决定步行。转过两个街角，他感觉自己很有些饥饿。他决定去家小饭馆去。

张晓明

著

城市蚂蚁

CHENGSHIMAYI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青年原创书系



城市蚂蚁

CHENGSHI MANGYI



CHENGSHI MANGYI



CHENGSHI MANGYI

张学明

著

城市蚂蚁

CHENGSHIMAYI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

青年原创书系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城市蚂蚁 / 张学明著. —北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
2009. 9

ISBN 978 - 7 - 5302 - 1008 - 6

I. ①城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68427 号

城市蚂蚁

CHENGSHIMAYI

张学明 著

*

北 京 出 版 集 团 公 司 出 版
北 京 十 月 文 艺 出 版 社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 100120

网址: [www. bph. com. cn](http://www.bph.com.cn)

北京时代新经典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北 京 谊 兴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印 刷

*

787×1092 16开本 26.5印张 371千字
2009年12月第1版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302 - 1008 - 6

I · 980 定价: 42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 - 58572393

“青年原创书系”编委会

顾问：蔡赴朝

主任：冯俊科

副主任：王野霏 梁成林 孙 瑛 杜淑华

曲 仲

委员：韩方海 马春玲 喻 萍 王会友

冯献省 马 峥 俞 斌 韩敬群

尹崇捷 刘 凯 左 文

关于本书（之一）

标题《城市蚂蚁》，也是书名。

这是一本写给这个世界的现在，过去，或者未来的书。

书里所有的事物，都是一种偶然或者或然。

书里的一切又都是真实的。

这是一本单纯的书，拒绝或者反之的书。

作者尽量客观叙述，实在不得已，才使用描写。

细节应该是本书的生命，作者尽量使用细节。

叙述力求简洁，不进行烦琐表述。

此书没有任何指向，也不具备这种指向。

关于本书（之二）

这是一本关于城市的书，但书里的城市确实是不存在的。

但城市肯定是存在的。

在这里，只有无法鉴定的东西，四处行走。

这是个没有皈依的世界，一切都在秘密的监控之下，

一切都在暴露之中，一切又都在阴影里。

生存，只是一种被动，无论幸运与否。

在本书中，主人公仅仅只是蚂蚁，但又不仅仅只是。

这是一本没有故事的书，当然也没什么情节，

只是一段光阴，一些可有可无的片段。

作者只想说明，如果生命已经遭受拒绝，如果生活也是，

也不妨读读这本书。

作者尽量平心静气，让书里的人物自己行走，实在不得已，

才帮一把或者推一把。作者尽量使结构完整。如果有可能，

让语言饱满，也是作者的追求。

关于本书（之三）

是这样的生物：你，我，他。你们，我们，他们。

盼望生活，却永远没有出路；顽强生存，

却永远有找不完的麻烦：

小至细菌，大至大象。

中间夹杂着看不见的事物。

这就更让人痛苦。

但是根据城市法，这样的人永远也别想跳出陷阱。

整个城市就是一座巨大的吞噬所有的，

完全的完美的陷阱。

这是个麻烦的时代，一切都在疯狂，一切都在腐烂，

一切又都在死亡。

唯一不死的，就是那看不见的：在我们的梦中，生命中。

随时随地，让我们毁灭于一个词语，一缕光线，

一朵玫瑰……

第一章

—

当地中海的黑雾，越过红海，穿过印度洋，飘进太平洋，来到东经一百二十三度，北纬三十度的地方，正是冬天的黄昏。黑雾笼罩的大街，早已暮色四合。

这是个非常古怪的冬天，黑雾总是在傍晚降临，仿佛女巫高悬的黑裙。高楼的上半截全在浓雾里，下半截陷在路灯里。二者之间的接合部分，阴森而又凄凉，使人产生黑色的联想。他走出办公室，发现电梯已经关闭。他不得不从十七楼一步一步往下走。过道灯光充满了金属味。他感觉自己仿佛走在沙漠里。窗缝里跑进来的黑雾，四处徘徊。他每吸一口气，都像吞进了无数黑沙。走到十四层，他看见了两只巨大的黑猫，熊一样站在他面前。他刚站定，那两只猫又突然消失。他怀疑自己，是不是近来工作太紧张，产生了幻觉。公司里总有做不完的事。有些事情还没有出现，却好像早已排着队等在那里。作为公司财务公司技术部经理，他就像换了芯片，高强度运转的电脑。只要一踏进办公室，没完没了的事情就开始涌现，等着他去召见，等着他去安慰，等着他去解决，等着他去想象，甚至等着他，有条不紊地去无中生有。

到第九层，他又看见了它们。这次，他静静站定，睁大眼睛，确定这一瞬间，究竟是现实还是虚幻。的确是两只黑猫。高大，威猛，露出森森的黑牙。在有些惨淡的灯光下，仿佛两块黑色金属。他没有紧张，也没有恐惧，只有一种沉默的好奇。他对自己这种心理很吃惊。那两只巨大的黑猫在他面前站了五秒钟左右，转眼又不见了。他不知道这两只猫从哪里来。黑猫们消失的那一瞬间，直觉告诉他，应该尽快下楼。大楼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猫，而且牙齿都是黑的？到了底楼大厅，他发现，电梯居然正常。他摁了摁信号键，指示灯马上显示出来。他环视整个大厅，空无一人。楼层值班管理室，一个管理员正在专心上网。他站在那里看了一会，管理员转过身来，却是黑猫的脸孔。他有些吃惊，说话自然有些不顺畅，请，请，请问，管、管、管理员先生呢？您难道看不出来，先生？黑猫说。

来到大街上，他才开始真正紧张。这种紧张就像大雾，只不过是从小孔里往外走的。他想开车回家，最终还是决定步行。转过两个街道，他感觉自己很有些饥饿。他决定到一家小饭馆去。当他走近那家他经常光顾的小饭馆时，他看见门口挤了许多人。他挤了进去，看见三个人躺在地板上，胸前都是血淋淋的，像是被利器所伤。他刚站在那里，警察突然出现。警察把他们全部包围。警察说，请他们配合。警察带他们到一个地方去展开调查。调查在一个阴暗的房间里进行。他不能确定这是哪里。警车带着他们拐来拐去。但有一点他能肯定，这里不是警察局，也不是郊区，更不是农村，当然也不是城市。因为四周都有高高的电网一样的东西。这是他被送进大门那一瞬间的印象。当然更不是监狱，因为他们还不是凶手，更不是法律当事人。很有可能是发电厂，因为四周有高耸的建筑物，虽然在浓雾中，凭直觉也能感觉出来。

对他展开调查的警察很客气，称他为先生。他把所见的经过详细叙述了一遍。甚至怎样离开公司，怎样下楼，怎样离开大楼，遇见了些什么，如此等等。警察很有耐心。听完他的叙述后，警察说，对不起，先生，我要打个电话核实一下。警察打完电话，说，先生，对不起，你所说的并没

有发生，或者说，在你陈述的时间里还没有发生。我们应该相信谁呢？警察自言自语。警察说，先生能再叙述一遍吗？他又详细叙述了一遍。他对自己的记忆力相当自信，他知道自己没有增添任何细节，他只是客观陈述。他本想略去看见黑猫的细节，但又觉得这样做，是对整个事实的欺瞒。警察仍然很有耐心，听得比前一次更认真。警察听完之后，把记录交给他，很客气地请他过目。他仔细读了一遍。警察说，先生如果没有异议，就请在上面签上大名吧。他又认真读了起来，读完之后，他又沉默了五秒，最后拿起了笔。警察看到他的签名，更加奉献自己的尊敬。警察说，对不起，先生，请等一会儿，说完就离开了。

他有些无聊，环视房间，发现这个房间没有窗户，灯光是从天花板上直射下来的。而且光的强度太大，简直可以称为猛烈。他端起警察给他的咖啡。他的确有些饿了，但又不知还要等多久。灯光宛如冻僵的铜丝，在房间的每一寸空隙，伸展，卷曲。强烈，惨淡，冷漠。愤懑的感觉，像一件打湿的棉衣穿在身上。他喝完咖啡，感觉好了些。他站起身来，淡淡活动了一下身躯。他觉得自己待在这里的时间已经太长了。警察应该来告诉他，他现在可以回家了。警察并没有出现。他看了看时间，已经十点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也许五分钟，也许一小时。总之，他已经沉不住气了。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。最后，他踱到门边，试着推推门，门已经被锁死，试着拉拉，根本就没有反应。这是一扇质地很结实的门，是用钢板做成的，要想摧毁，实在有些困难。他只好耐心等着。过了一会，他感到实在疲倦，一整天的高效劳动，他的大脑支出很多。他又看了看时间，已经十一点了。静悄悄的寒冷开始挤压他。整个房间的压抑使他感到胸闷。他发现自己快要透不过气来。为了不使自己冻僵，他只好在房间里来回走动。他量了量步距，从房间的一头到另一头正好十三步，从一边到另一边正好十六步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房间不仅空荡荡的，而且显得空旷，甚至空旷得很可观。除了房屋中间那张铁桌子以外，其他什么也没有。虽然他并不明白这个房间是用来做什么的。

他开始研究墙壁。墙壁不知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，至少不是水泥。他

摸了摸墙壁，搞不清楚墙的性能。他坐了一会儿，又站起来，在房间里走了五圈。五圈之后，他又停下来，敲敲，墙壁冷漠地立在那里，不为他的拳头所动。他又用力敲了敲，墙壁很铁，根本没有任何弹性。他有些颓丧，掏出手机，想打个电话。手机没有任何信号。这个房间的屏蔽效果让他惊讶。到这时，他才真正有些慌张。一种不知所措的空寂渐渐爬了出来。这种倔犟的不不知所措让他有些害怕。他试图努力控制住这种害怕。心里又有些拿不定主意，究竟该不该控制。头顶的灯光浓度太大，仿佛果冻一般。他感觉自己就像一只鹤鸟，冻在果冻里，或者是穿着塑料雨衣，行走在果冻里。也许，他们就快来了，他安慰自己。如果不来怎么办呢？他问自己。对呀，如果他们今晚不出现，自己又该怎么办呢？今晚就这样过去吗？他反复问自己。还是控制住自己比较好。要控制。他看着墙壁。他觉得自己已经能够自我控制。他从小职员走到现在，秘密武器就是控制。他觉得在自己这一生中，唯一能做的，就是控制。如果引申一步，就是意志或者毅力。

当他从乡下挣扎着，来到城市读大学，他才发现这个世界与他原先的世界形成了巨大的悖论。在他看来，原先的世界是不可知的，后来的世界更加不可知。从那时到现在，他发现自己始终处在悖论之中。特别是时间的悖论。作为公司里最核心部门的经理，他除了控制，还有恐惧。更多的恐惧。他不知道这种恐惧缘于何时，也许与生俱来，也许环境使然。他无法界定。生命行走到今天，他更加难以界定。只有一点可以肯定，他已经越来越难以把握自己。他觉得自我已经成为社会机器的一部分，没有自我的空间与时间。作为经理，必须为公司付出，这是前提。因此，他不得不在游历状态中更加小心。这种小心像迷茫的海水，每时每刻都包裹着他，使他有时看不清自己，却又必须看清自己。他看了看时间，已经凌晨了，房间里的热量正在萎缩，头顶上的灯光也变得幽远起来。

他看见一团团浓雾正在向他聚拢，浓雾里是上司的脸和比较臃肿的身躯。他想站起来，却力不从心，仿佛被什么东西绊住，比如强大的地球引力，或者比这个更大的东西。他露出尴尬的笑容，这笑容对上司来说，显

得异常诚恳；对下属而言，却很有些难以捉摸。上司感到惊讶，惊讶之后是迷惑，迷惑之后是询问。他想解释，他想好好解释，他的解释总是充满了扩张的力量，还有一种内在的感染力。仿佛冷漠的金属经过了加热。他不明白自己为何要这样做。他只知道必须要这样做，没有任何选择。当浓雾渐渐消失，上司也随着浓雾消失了。光秃秃的墙壁像一面白旗在他眼前奋力飘扬。对不起，先生。警察说。当那扇要命的门终于打开时，警察带着歉意走了进来，伸出白而且有些惨淡的手。他站了起来，表达了能够理解的抗议。警察说，先生，我们有些误会，现在请您在这份文件上签个字，您就可以离开了。他接过文件，快速而又详细地看了一遍，然后又看一遍。当他看过三遍之后，他拿起了笔。

大街上比那个四面无窗的房间里寒冷多了。他却一点睡意也没有，更没有寒冷之感。他此时只有一种感觉：饥饿。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回到大街的。警车在东拐西拐之后，在一个十字路口扔下了他。同时扔下的，还有另外三个。那三个，两个是妇女，一个是老头。警察扔下他们时，礼貌而冷漠地说，辛苦诸位了。他们没有回答，也不知道诸位具体应该尽什么义务。他坐在一家咖啡馆里，要了一杯咖啡，两个热狗，还来了一份最爱吃的土豆泥。他确实饿坏了。当他把这些东西都解决之后，他发觉自己越来越不知所措，心灵深处升起一种欲望：愤怒或者悲伤。他觉得整晚的时间都有些错位，简直错位到极点。错位的根本是因为饥饿。

二

第二天，他起得很迟，醒来时，已经十一点。好在是周末。他决定出去走走。顺便再到办公室。还有五份非签不可的文件。三个合同。合同副本还在他的公文包里。五封信必须要回。四封电子邮件必须要发。他看了看自己的记事本，感觉大脑有些零乱。本来有些事是给助手们做的。但作为一个核心部门的经理，他总是事必躬亲。这种事必躬亲就导致了今天的局面。本来，按照他现在的级别，每天签署文件就可以了。但他又不想成



为签署文件的机器。他决定出去吃早点。他在窗前站定，朦胧的大雾，有些幽幽的苍茫。阳光透过云层洒落下来，那些惨淡的光线宛如一根根米色的绸带，漂浮在空中，光线里，不时飞动着黑色的鸟群。他凝视街道，街道一片朦胧，行人车辆都像在梦游。他在街道一侧的咖啡馆里坐定，要了一份咖啡。喝咖啡的习惯是在大学养成的。在这以前他是喝茶的。他的家乡盛产茶叶。那些茶叶被制成各种形状，套进各种包装，运往遥远的异地。他家有一片茶山，每到采茶季节，都是他们的节日。他的童年、少年，完全是在茶山度过的。他偶尔还能回忆起来：童年，少年，甚至青年。现在，这些，都一去不复返了。

喝完咖啡，他在店里坐了一会，这是家他熟悉的店。这家店总是给他优惠，常常送他一些小吃，不再额外收费。每次进店，他都心怀感激，一种淡淡的亲切慢慢上升，像转暖的天气。大街上的雾已经消失了，街道上的人群也多了起来。车辆仍然小心翼翼。他站在街道一旁眺望，高楼分割了天空，仅仅剩下一丝缝隙，供人瞻仰。城市，仿佛一颗钻石，在浓雾中闪烁，带着悄然的神秘。满街乱窜的猫，使城市处在一种阴森玄秘之中。行走的人群，仿佛都是一群群猫的变种。在一条街道的拐角处，他碰到了一个人。那人他似曾相识，又好像一无所知。那人对他友善地点头，微笑，然后伸出手来。它们紧紧握在一起，还用力抖了抖。那人说，好久不见。他也说好久不见。说完，又相视一笑，不自觉地又一起往前。走到一座大楼前，他们停了下来。那人说，要不要上去看看。这是一座豪华的楼，通过阳光的折射，遍身辉煌，充满了能够想象和不能想象的华丽。他不自觉地跟着那人上了楼。转了无数个楼梯，他不知到了第几层。在一个走廊悠远的拐角处，那人停了下来，他也停了下来。那人似乎有些不好意思，说，先生，您能在这里等我一会儿吗？他点点头，那人感激地笑了笑，就在走廊里慢慢消失了。

他站在走廊，饶有兴趣地观察起来。走廊幽远、阴暗。模模糊糊的灯光，有种不尽人意的阴森。走廊伸进黑暗里，目力所及，一片茫然。他站在这里，突然感觉有些无聊。实际上，他并不真正认识这个人。或许这人

也不真正认识他。只是比较熟悉而已。或许，甚至熟悉也谈不上。只是面熟而已，或许连面熟也说不上。仅仅见过而已（我们每天都在陌生的面孔中）。他静静站着，看着。那人似乎还没有要出现的意思。在他前面不远处，有一排椅子，他数了数，正好七张。他在一张椅子上坐下，更加仔细地观察起来。墙面上有些莫名其妙的斑点，他想弄明白这些斑点是怎样弄上去的，看样子不像是人为。墙壁上有几个抽象的印痕，像猫爪，又像是人的脚印。仔细一看又什么都不是。他有些茫然。我如果生活在这里，每天在这里进进出出，或许是另外一番样子吧。他看见自己在阴暗的灯光下打在墙上的阴影，阴影在粗糙的墙上，像一群群爬动的蚂蚁。他看了一会儿自己的阴影，又对这座建筑物研究起来，他不知道这是一座什么样的建筑，到目前为止，他只看见了这条走廊：仿佛弯曲的时光。稍远一点就一片茫然。更要命的是，这种幽深透着凄凉，只要在这里平心静气站上三分钟，就能看见寒气从不明不白的地方一股一股冒出来。

他向墙的一端走去，那里有一团婉如意象派笔下的阴影。他在阴影下站定，仔细研究那团阴影的线条轮廓。构成阴影的线条显得非常遒劲，仿佛是人故意画上去的。画上去的人至少懂得线条的走向，或者说，对线条很有研究。线条转弯处特别有韵味。很像东方书法中的转折，在随意率性中透出信息：他断定这是一个学习过绘画的人，至少懂得绘画。还懂得美学走向。线条凭着一股看似天然的韵味在滑动。他研究了一会儿，或许，这是一团天然的痕迹也未可知。从阴影的深浅度、线条的走向、痕迹的丰润度、速度的显隐度来看，又很像是雨水描绘出来的。但遗憾的是，这是内墙。走廊的两边都是墙壁，而且密封。一般情况下雨水是无法渗透进来的。他在这幅作品面前，反反复复，仔细研究，从线条的走向到线条的整合，从图案的构建到整体的搭配，从局部的走势到全局的照应。看完这幅作品，他感觉自己实在有些无聊，很想一走了之。但又觉得这样走掉，很不礼貌，下次见面有些难为情。他决定继续等下去。那个人还没有出现。他有些失笑，想着自己的业余爱好是写文艺评论，专业却是经济学。今天居然开始研究线条了。这段时间，他正在撰写文艺复兴时期，意大利著名



画家乔多的一幅作品分析，已经快要完工了。那人还没有出来。

片刻之后，出来了一只巨大的猫，说是巨大，有两个方面：体形与气势，主要是后者。那是一只全身发黑的猫。猫眼闪动的，也是黑光，甚至叫声。那猫径直向他走来，是那种大摇大摆的走，四肢匀称地走，肩胛骨一耸一耸地走，平衡点恰到好处地走。他就这样看着，抑制住自己的呼吸。那猫走过来，在他旁边站定，黑缎面一般的目光把他罩住。他像站在一只密封的罐头里。内心像一架失事的飞机。那黑猫在他面前站定之后，先是扫视了一下四周，然后双目炯炯地定在他脸上。先生，请跟我来，黑猫说。他没有看见黑猫的嘴唇颤动，却明显感到了这种邀请，威严，不容拒绝，近似于绑架。他不由自主地跟在黑猫身后。黑猫摆着尾巴，扭着四肢，胯部节奏感很好，像一首抒情交响乐的中音部。特别是肩胛骨的那一部分，很像小提琴演奏的行板。他好像是跟在一个女人身后。一个神秘的女人。他在微微的诧异和淡淡的惊慌中，看见一个女人的侧面甚至背影。可惜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女人。

黑猫停下，回过头来，看了他一下，眼神怜悯而又严肃，仿佛一下看到了他的内心。他有些恐慌，似乎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，正好被人当场抓住。黑猫又继续向前。他收住自己的心神，也许，我这种想法有些小小的卑鄙。这就对了，黑猫自言自语。他又紧张起来。走廊仿佛无穷无尽，他像进入了时光隧道的中部。走廊两边是些阴森森的暗影，屈膝地挺在那里，多么像他那些无聊的下属。如果我下次再见到那些，我一定要他们请长假，很长的那种。还有那个助理，简直就是一只乌骨鸡，整天把自己搞得油油的，就像一块打过蜡的地板。浑身上下冒着韭菜味。我一定要用自己的方式。他看着墙上莫名其妙的斑点，想着心事机械向前。先生，黑猫回头，停下。我们到了。黑猫耸起自己的双肩，眼光渐渐柔和起来。请，这边，黑猫纵身跳进了一扇半开的大门。他从半开的大门走进去，看见房间里坐着许多人，正在相互争吵，谁也听不清谁在说什么。他紧跟在黑猫身后。刚才带他上楼的那人，正坐在一个角落里，凝视着他。那人向他招手，他挤过人群，向角落走去。一会儿就轮到我们的啦，那人说。

这是一间很大的屋子，有篮球场那么大。屋子的一边有个高台，台上坐了两排人。那些人面对面坐着，浑身绷紧，双眼冰凉。他们不露声色地相互注视，相互争吵，相互詈骂，相互厮打，其中一人打破了另一人的脑袋。那个被打破脑袋的人立马就被抬走了，具体抬到哪里，谁也不知道。那个空位，立即又被填满。先生，请这边。黑猫的声音，高而且尖，邀请中有种不可抗拒的力量。他感到自己全身发软，黑猫的邀请就像刀锋抵在胸口。黑猫说，一会儿就轮到咱们啦。领他上楼的那人紧紧扶住他。没关系的，那人说，刚开始咱们谁也不习惯，慢慢就好了。咱们这是在哪里？律师事务所呀，那人有些惊讶。咱们都是些需要帮助的人。这是咱们的法律援助中心，那人说。可是，他说，我没有什么需要援助的呀。怎么没有？那人说，在咱们城市谁都需要，谁能逃脱法律援助中心的帮助呢？先生昨晚没有看电视？他摇头。先生昨晚不是进了警察局了吗？那人看着他的眼睛说。他有些惊慌，却努力控制住。我是进了警察局，他说，但我并没有犯什么事。那人好像看穿了他的心思。凡是进了警察局的，都必须自觉不自觉地到法律援助中心报到，这是咱们城市法律的基本法之一。他知道这点，前提是，去法律援助中心，必须是有犯罪动机与犯罪嫌疑的人，他说。作为他自己，根本不在此列。

只要一进警察局，什么事情也脱不了干系，无论守法与否，那人看着他的眼睛。我在这座城市生活二十年了，也从来没犯什么事，但却进过警察局，那人说。只要一进那地方，一切都是负面评价，那人仍然看着他。一旦有负面评价，就意味着一切都会朝着不良方向发展。先生是怎么进警察局的？那人突然问。他告诉了对方面。那人有些吃惊地睁大眼睛，昨晚电视上反复报道这件事。那人明显感到遗憾。直接对先生说吧，我是个律师，还是专管民事诉讼的律师，却因为下属的一件小事，被警察局调查了一次，根据城市法一万二千三百八十七条规定，我这一辈子都只好与黑暗为伍了，那人黯然。我知道咱们城市的法律，他说，其中民法条款就有八万四千九百九十九条，罪名有四万七千八百九十一个，还不包括民法通则中的四千个附加罪。刑事犯罪罪名有三万九千四百三十九个。其他的，还有